

外国文学研究

荣格“阴影”与莎士比亚的幽灵叙事

傅光明 康文平

摘要：作为人物内心被压抑“阴影”的戏剧化投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尤里乌斯·恺撒》《麦克白》《理查三世》四部悲剧中的幽灵呈现出从“外显”到“侵蚀”再到“吞没”的动态叙事轨迹。从荣格“阴影”理论来看，这一叙事轨迹不仅蕴含着四部悲剧中主体精神世界的曲折演变，也折射着其中“自我”与“阴影”的深层复杂博弈。对此展开系统探讨，既有助于深化对莎剧“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亦可为其心理学分析提供参照。

关键词：荣格；“阴影”；莎士比亚悲剧；幽灵叙事

荣格心理学中有著名的“阴影”说，“指个体或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的负面特征，它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压抑的思想、感受、冲动，我们自己不喜欢的部分、不愿承认的负面情绪（恐惧、嫉妒、虚荣、悲伤、焦虑等）和行为、隐藏的一面等”^①。这些情绪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认知与行为。而幽灵恰恰源自主体内心的隐秘想法，故可视为人物内心被压抑阴影的戏剧化投射。基于此，本文提出“阴影”的三个动态阶段，即“外显”“侵蚀”“吞没”，^②以此分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尤里乌斯·恺撒》《麦克白》《理查三世》^③四部悲剧中幽灵的叙事轨迹。这一分析，旨在呈现“阴影”在主体精神世界中的演变过程，揭示“自我”与“阴影”博弈的深层复杂性。

一、“阴影”外显：幽灵的具象化显形

荣格心理学认为，我们并不欢迎“阴影”，但它如影随形，始终以“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④。从《哈》到《理三》，

① [瑞士]荣格：《阴影与自我》，陈东曦译，第5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外显”指阴影以幽灵的形态具体呈现在舞台上；“侵蚀”指幽灵对主体自我意识的逐步瓦解；“吞没”指不断滋长的阴影彻底吞没主体，导致其人格整合失败乃至毁灭。

③ 下文分别简称《哈》《恺撒》《麦》《理三》。

④ [英]安东尼·史蒂文斯：《简析荣格》，杨韶刚译，第240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四部剧作中主体都在刻意压抑内心的阴影部分——复仇欲、嫉妒、野心、愧疚、恐惧、焦虑、暴力……这些阴影终以幽灵形式在剧中显现。

哈姆雷特面对父王猝然离世、叔叔夺权篡位、母后匆匆改嫁的现状，内心悲愤交加，说“真想让这太结实的肉体消融……这就是一座荒芜凋敝、杂草丛生、毒草肆虐的花园”^①。这表明他萌生自绝之念，深感国将不国。但此时复仇之念尚处于压抑状态。先王幽灵如同一个导火索，在他对哈姆雷特下达“你必须为他所遭受的那最悖逆人伦的邪恶谋杀复仇”^②密令后，瞬间让潜藏在哈姆雷特心底的复仇欲念得以释放，他开始追问幽灵“赶快告诉我，我要插上翅膀飞去为你复仇，就像对爱的冥想和思念一样快”^③。当幽灵揭露谋杀者是“头上戴着王冠的毒蛇”，哈姆雷特感叹道：“啊，我的预感是多么灵验！我的叔叔！”^④这充分说明，哈姆雷特早就预感到父王之死与叔叔难逃干系，此时幽灵所言足以印证自己的猜想。由此不难看出，幽灵实是哈姆雷特心底复仇阴影的投射，哈姆雷特对幽灵的追问或可看作与自身阴影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幽灵并非仅哈姆雷特可见，霍拉旭及两名守卫亦可见其身影。但与先王联系最为紧密的枕边人王后却视之为哈姆雷特精神恍惚中的幻象。这一“戏剧漏洞”目前尚无确切解释，不知是莎翁故意为之，还是千虑一失。

布鲁图斯等人以追求“和平，自由，解放”^⑤为由绕过法律程序，谋划以暗杀终结恺撒统治。对此，布鲁图斯自称攻击恺撒“并非个人原因，只为公众利益”^⑥。然而，剧中布鲁图斯自己的话便已拆穿此说：“这将使我们的目的看似出于必需，而非出于嫉妒，这也将使我们在一般人眼里，被称为清除者，而非谋杀者。”^⑦言下之意“我们是谋杀者，而非清除者”。他已陷入一种深刻的自我欺骗，即用理想的正当性粉饰其行为的专制、暴力，甚至在谋杀恺撒后，说出“那死还是一种恩惠。我们缩减了恺撒恐惧死亡的时间，倒成了他的朋友”^⑧这套逻辑扭曲的言辞，试图将血腥行为洗白为施恩之举，反而暴露出其潜意识中的罪恶焦虑，成为他自我欺骗行为里最集中的话语体现。恺撒幽灵的出现，恰是这份欺骗被拆穿的表现。在决定进军腓立比前，恺

撒幽灵于烛影下现身。对此，布鲁图斯万分惊恐，质问幽灵：“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天神、何方天使，或何方魔鬼，使我血液变冷，毛发直立？”^⑨幽灵答“你邪恶的灵魂”^⑩，直接点破其本质是他心底邪恶阴影的实体化。简言之，这表明“即使理想主义者的动机也不能净化一个犯了几乎是渎圣的谋杀罪的高贵者”^⑪。

麦克白最先杀害的乃是国王邓肯，剧中却未见邓肯幽灵，只见班柯幽灵。何故？剧情刚开始，麦克白和班柯同为邓肯麾下的两名大将，战功赫赫，忠心耿耿，却在面对女巫预言“麦克白问鼎王冠，班柯后代将永世为王”时，^⑫做出不同选择——班柯坚守本心，抵制诱惑；麦克白心为形役，弑君篡位。班柯就像麦克白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他自己本不该作恶。麦克白上位后坦言“仅仅当一个国王不算什么，搞定一切才算万无一失——我从骨子里对班柯心怀恐惧，他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东西叫我害怕：他敢作敢为，除了无所畏惧的性情，他还有一种智慧，能引导他把勇敢毫无闪失地付诸行动。只有他令我心惊胆寒，除了他，我谁也不怕”^⑬。他深知班柯光明磊落、正直勇敢，相形之下，自己却内心阴暗、道德沦丧。于是，得知班柯“喉咙被割断”^⑭“脑袋上豁了二十个伤口”^⑮的惨死之状后，麦克白心中的畏惧情绪更加难以压制，加之其子弗里安斯侥幸逃脱，令其忌惮之心愈加深重。因此，麦克白心底的阴影直接以坐在王座之上、满头鲜血、冲他摇晃的班柯幽灵显形。可以说，幽灵的出现，无情地将麦克白试图遮掩的内心阴影彻底彰显。

①②③④ [英]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傅光明译，第22、43、44、4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⑤⑥⑦⑧⑨⑩ [英]威廉·莎士比亚：《尤里乌斯·恺撒》，傅光明译，第86、41、52、86、143、14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⑪ 张泗洋主编：《莎士比亚大辞典》，第5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⑫ 参见[英]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傅光明译，第19-2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⑬⑭⑮ [英]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傅光明译，第73、88、89页。

理查在《亨利六世(下)》已杀光所有战场上、下的敌人,清除一切政敌。^①在《理三》中,他为篡夺王位,更是一路杀人,罪行累累:从雇凶将二哥克拉伦斯溺毙于酒桶,到幽禁并闷死“塔中王子”(爱德华亲王和小约克公爵),从设计处斩忠于前王的贵族(里弗斯、格雷、沃恩和海斯汀),到毒杀安妮王后,处决盟友白金汉,他的每一次作恶,都为潜意识增添一抹新的阴影。直至戏剧高潮部分,理查即将垮台之际,那些死于他手的幽灵终在其梦魇中集体显形,历数其罪:亨利六世与爱德华五世的幽灵,指向“弑君”重罪,揭穿他对王权神圣性的践踏;克拉伦斯的幽灵,对应“杀兄”恶行,暴露他对亲情的漠视;安妮王后的幽灵,揭露“杀妻”之残戾,撕开他对女性的摧残;白金汉的幽灵,控诉“背信弃义”之卑劣,撕破他对盟友的虚伪……正如“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版《莎士比亚全集》之《理三》中的那篇学术导言所写,“决战前夜出现在理查梦中的众幽灵,使他意识到,行为势必带来后果:谋杀将把他带上‘法庭’,他将被宣判为‘有罪’”^②。无疑,众幽灵是理查心底重重阴影的表象化呈现。

概言之,四部剧作中的幽灵均可视为不同主体心底阴影的具象化显形。先王幽灵是哈姆雷特内心复仇阴影的外显;恺撒幽灵是布鲁图斯内心专制、暴力阴影的外显;班柯幽灵是麦克白内心畏惧阴影的外显;众受害者幽灵是理查内心种种罪恶阴影的外显。

二、“阴影”侵蚀： 幽灵对主体自我意识的解构

荣格提出,“只要一个人意识中的自我仍处于良好的状态,这些恶的因素就一直以潜在的状态停留在他的无意识中。但只要这个人突然面临人生困境,发生精神危机,阴影就会利用这一机会对自我实施其威力”^③。四部莎剧中的幽灵正是通过心理干预,悄然侵蚀主体,推动主体从“自我控制”走向“自我失控”。

哈姆雷特被其阴影侵蚀的过程,表现为从一个理想者向复仇者的异化。父王在世时,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理想者。他单纯善良,崇尚理性与道德,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

父王暴毙、叔叔篡位、母后改嫁的三重打击在他心底种下复仇阴影的种子,幽灵的倾诉无疑让这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但此时理性占据上风,他要先查明幽灵所言是真是假。于是,为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以争取观察和行动时间,他选择装疯。紧接着,他设计一出投毒谋杀戏试探国王克劳迪斯,国王惊骇的反应让他确定杀父仇人。此时,想要复仇的阴影进一步侵蚀理性。随后,哈姆雷特撞见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的克劳迪斯,拔出剑,想要“把他送上天,我也算报了仇”^④,但思虑后收回:“要在这个人正洗涤灵魂、也是最容易被人杀死的时候杀死他,能算是复仇吗?”^⑤种种犹豫、纠结实则说明此时哈姆雷特的心底阴影仍在与其理性博弈,难分高下。但之后哈姆雷特误杀波洛涅斯,从他起初的惊慌很快被“我把你当成比你更大的人物了;那你就只好认命了”^⑥的冷漠取代不难看出,他已逐渐偏离人文主义者的理性。随即,在与母后谈话中,幽灵再次现身,明确指责他“几乎变钝了的意志”^⑦,让他逐渐相信拖延复仇是懦弱的表现。由此可见阴影对哈姆雷特的深度侵蚀。最后一幕,哈姆雷特从海上归来后,对霍拉旭说:“杀他报仇,正可体现出良知的完美。”^⑧这足以说明,此时的哈姆雷特仍未在复仇与道德之间找到平衡,阴影的种子愈发根深蒂固。

布鲁图斯被其阴影侵蚀的过程,表现为从拥护自由、和平到施行专制、暴力的异化。剧情开始,布鲁图斯是个高贵的共和主义理想者,在奸诈的卡西乌斯的不停撺掇下,恐惧、嫉妒的负面情绪涌上心头,他开始害怕恺撒要当国王,实行独裁统治,于是与一伙人密谋集体刺杀恺撒。殊不知,由少数人擅自决定国家元首生死本身便是一种专制、暴力行径。恺撒死后,安东尼提

① 参见傅光明:《理查三世:莎剧中一个嗜血的坏君王!》,《东吴学术》2021年第2期。

②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RSC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ed. by Bate J & Rasmussen,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07, p.1301.

③ [美]C.S.霍尔、[美]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第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④⑤⑥⑦⑧ [英]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傅光明译,第138、139、143、147、218页。

出要把恺撒遗体带到中心广场,为葬礼提前讲几句话。布鲁图斯表示同意,但附加条件是“您不能在葬礼演说里指责我们”^①,其以专制手段控制个人话语权的意图显露无遗。葬礼演说时,布鲁图斯并无恺撒欲戴王冠的实证,却向民众解释刺杀恺撒的理由是“当他生出野心,我杀了他”^②,试图将其暴行合理化,从而控制公众舆论。随后,安东尼凭演说的力量鼓动民众街头暴乱,这与布鲁图斯曾高喊的“和平,自由,解放”^③口号完全背离,罗马陷入“暴力”世界。内战爆发后,布鲁图斯提出“立即进军腓立比”^④,卡西乌斯则提议“最好叫敌人来寻我们,这样,他势必资财消耗,士兵疲敝,损害自己,而我们,静躺不动,充分休息,做好防守,快速灵活”^⑤,但布鲁图斯坚持要在腓立比平原决一死战,这一军事专断直接造成战术弱势,终致惨败。布鲁图斯这些“专制”手段及“暴力”行为无不显露出其心底阴影的侵蚀。无论他如何自我辩白,恺撒幽灵的出现便是他内心阴影部分的实证。

麦克白被其阴影侵蚀的过程,表现为从“英雄”到“恶魔”的异化。起初,麦克白凯旋,获得国王钦赐的“考德伯爵”尊荣时说道“两个预言都应验了,这分明是那一幕即将上演的登基称王大戏的欢快序曲”^⑥,暗示其弑君篡位念头的萌发;随即又说“我心里闪过的谋杀欲念,还只不过是冥思玄想,却已使我整个身心震颤不已”^⑦,流露出他对这一念头的惊惧;随后,在夫人不断教唆下,他决定“去干这一件惊天之举”^⑧,下定弑君篡位的决心。剧中,麦克白幻视的“短剑”正是其内心不断加强的阴影的直观投射,他终在阴影诱导下杀死了国王。国王死后,麦克白深陷煎熬,不仅出现幻听,“别再睡了,麦克白谋杀了睡眠……”^⑨而且产生幻觉,“这是什么手?啊!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⑩。即便如此,他仍未收手,反将魔爪伸向眼前唯一的威胁——班柯及其后代。此时,他已无需夫人煽动,便主动安排刺客暗杀班柯父子。可见,随着阴影不断侵蚀,他正一步步走向失控。当得知班柯虽死,其子逃脱时,麦克白叹道“我的心病又要发作了”^⑪。此刻,他心中的阴影部分更多源于惧怕情绪。于是,在仅他可见的班柯幽灵现身王座之时,他开始失态,对着空位疯言乱语。

在他眼中,这些幻觉与呓语不过是“生手杀人,心生恐惧需要磨炼”^⑫的结果,直到他再次去找三女巫,看到哑剧中头发沾满血污的班柯朝他微笑,内心的惊惧愈发难以遏制。自此,麦克白逐渐被心底阴影操控,变得极度敏感、多疑。这种情绪很快转化为疯狂的暴力行为:听闻麦克德夫逃往英格兰后,麦克白把他的妻儿老小及所有沾亲带故的无辜者悉数杀害。他尝试利用不停的杀戮抑制内心不断加深的恐惧,却陷入“杀戮越多,阴影越强大”的恶性循环。最终,在阴影的持续侵蚀下,麦克白彻底丧失自我控制、判断能力。

理查被其阴影侵蚀的过程,表现为一个主动选择成为阴影的个体反被阴影覆灭的过程。由理查的开幕独白“我,样貌粗糙……畸形,半成品,离完全成形几乎还剩一半……那我决意见证一个恶棍”^⑬可知,他将自己的畸形丑陋转化为作恶的正当理由。他屡发假誓、构陷至亲、残杀妇孺、谋杀贵族……罪孽数不胜数。剧中无不充斥着他的算计、欺骗、狡诈、虚伪、残暴,他也因此挣扎并身陷梦魇,被他害死的一众冤魂集体索命:“绝望吧,去死吧!”^⑭正如荣格所言:“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其最大能力来表达某种东西。”^⑮他梦醒后的惊呼——“怯懦的良心,你折磨得我好苦……怎么?我怕我自己……我是一个恶棍。可我说谎了,我不是恶棍……我良心里长了一千条各式各样的舌头,每条舌头分别透出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要把我当成恶棍来定罪”^⑯——足以见出他并非没有负罪感,只是一直在刻意压抑。但阴影是无意识心理中无法被自我控制的元素,^⑰积压成群的阴影终不受理

①②③④⑤⑥ [英]威廉·莎士比亚:《尤里乌斯·恺撒》,傅光明译,第94、99、86、138、138-139、209-210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 [英]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傅光明译,第20、20-21、40、50、51-53、88、96页。

⑬⑭ [英]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傅光明译,第6、2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⑮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自传》,刘国彬译,第13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⑯ 参见[瑞士]莫瑞·史坦:《荣格心灵地图》,朱侃如译,第137页,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性控制而自发膨胀,突然爆发,他终将被迫直面心底阴影。换言之,理查看似一直清醒地作恶,实则对阴影的本质与后果一无所知,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被阴影侵蚀。

由上,剧中主体对待阴影的方式不同,幽灵对他们自我意识的解构方式亦不尽相同。对于哈姆雷特、布鲁图斯这类“用理想包装内心阴影”的主体,幽灵往往先顺应其所谓的理想,再借助语言引导,让阴影在正义的伪装下悄然生长,逐步瓦解其自我意识。对麦克白、理查这类“用杀戮掩盖内心阴影”的主体,幽灵直接以恐吓的方式击碎他们自我建构的幻觉,让阴影于恐惧中彻底失控,进而完全瓦解其自我意识。

三、“阴影”吞没： 幽灵消散与主体毁灭

按照荣格的理论,“阴影整合”即个体有意地将自身阴影纳入其人格结构,以求完整。若整合未成,阴影可能外化为破坏性行为;若整合达成,则可转化为充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①纵观四部莎剧,主人公皆因拒不接纳自身阴影,陷入与阴影的不可整合,最终反被阴影吞没,铸成悲剧结局。

当先王幽灵携复仇密令现身眼前,哈姆雷特内心蛰伏的复仇欲念骤然苏醒。然而,他心中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始终在与这份阴影激烈角力。与幽灵对话后,他决定装疯,这实则他无力整合自身阴影的权宜之计——借此伪装,他得以暂避良知的诘问,为阴影支配其行为创造了空间。如他所言:“假如哈姆雷特在精神失常时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那不能算在哈姆雷特的头上;哈姆雷特概不承认。那是谁干的呢?是他的疯狂。”^②而后他借戏班子验证幽灵所言,表面是理性求证,实则暴露其对自身复仇阴影的恐惧:他害怕自己贸然杀死克劳狄斯与正义背离,只因原始暴力本能所致。这种内心挣扎,正是哈姆雷特与其阴影无法整合的心理表现。当克劳狄斯独自祷告时,哈姆雷特本可一剑复仇,却执意要“等待一个更恐怖时刻的来临:在他酒醉昏睡以后;或在暴怒之际;或正在床上乱伦淫乐;或是赌博、咒骂;或是干着

随便其他任何凡是不带救赎意味的坏事的时候,将他打倒在地,打得他脚后跟朝后一踢,他那该诅咒的邪恶灵魂便将永远堕入地狱”^③。这番“等待”,实质是对阴影的逃避,是哈姆雷特与其阴影未能有效整合的具体行为表现。剧终,他一剑刺向克劳狄斯,并将毒酒灌入他的口中,完成复仇,意味着他已被自己不断扩张的复仇阴影彻底吞没。

布鲁图斯将“刺杀”美化为“献祭”,辩称自己是“献祭者”“清除者”,而非“屠夫”“谋杀者”,将“恺撒的死”诡辩为“一种恩惠”……这些说法暗示他从一开始便无法整合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而幽灵的现身则是他无法整合心底阴影的明证。据布鲁图斯所说,恺撒幽灵向他显现过两次,一次在萨第斯,一次在腓立比,从营地到战场,幽灵的步步紧随代表阴影对他的逐步吞没。第一次幽灵显现留下“你将在腓立比见到我”^④的预言,布鲁图斯心中或可将其视作幻觉,但幽灵在腓立比战场的再次显现,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未摆脱刺杀恺撒所带来的阴影。布鲁图斯坦言:“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⑤他自知无力摆脱或整合阴影,选择坦然认命。最后,布鲁图斯以身扑剑时说道“恺撒,现在安息吧,杀你时,这种心甘情愿的意愿不到一半”^⑥,终于承认自己对恺撒实施的专制、暴力行为是“杀”,但其话语重点并非实施这一行为是否正当,而是如今赴死之心的坚定程度,远超当时决心刺杀时的坚定。由此可见,布鲁图斯内心无法整合的阴影终将其彻底吞没。

麦克白在女巫预言与妻子怂恿的催化下,心底的野心逐渐显露,这成为他急于掩盖的阴暗面。但如霍尔所言,“阴影具有惊人的韧性和坚持力,它从来不会彻底地被征服”^⑦,麦克白最终未能抵御这份阴影的驱使,谋杀了邓肯国

① 参见[瑞士]荣格:《阴影与自我》,陈东曦译,第15页。

②③ [英]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傅光明译,第226-227、139页。

④⑤⑥ [英]威廉·莎士比亚:《尤里乌斯·恺撒》,傅光明译,第143、169、171页。

⑦ [美]C.S.霍尔、[美]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第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王。事后,他矛盾的说法“我清楚自己干的事,但最好我已不认识自己”^①,赤裸裸地揭示出他对自身阴影的拒斥。换言之,他无法将阴影整合进自我人格。紧接着,为掩盖弑君之罪,他杀害侍卫,嫁祸他人。之后为绝后患,他又派人刺杀班柯父子,但杀戮并未让阴影消失,反促生新的阴影,直至班柯幽灵出现。幽灵作为麦克白阴影的外化,反复明示他的对抗无效。然而,麦克白非但没有停手,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屠戮更多无辜生命,在罪孽的阴影中越陷越深。最后一场,坚信“命中注定但凡女人所生,没人伤得了我”^②的麦克白,被“从娘肚子里剖出来”^③的麦克德夫吓得“丧失了男子汉的勇气”^④,可他仍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归咎于女巫“拿有双重意义的暧昧话耍我们,只顾嘴皮子信誓旦旦地过瘾,却让我们的希望破灭”^⑤,而非自己的贪欲、野心。这足以说明他已完全被自己的阴影吞没,最终战败而亡。

理查以自己“样貌粗糙、畸形、缺少情爱的威仪”^⑥为由决意当个“狡猾、虚伪、奸诈”^⑦的恶棍。这看似在主动接纳阴影,实则是无法与自身阴影完成有效整合。阴影原本只是自身的一部分,^⑧他却将之视作自己的全部,任由阴影支配、操控自我。当博斯沃思原野战役的号角吹响,积压已久的阴影终以群体幽灵的形态彻底爆发,将他潜意识中被长期压抑的罪恶感完全唤醒。决战前他坦白“一整夜的鬼影儿向理查的灵魂袭来的恐惧,比浅薄的里士满所率手执兵器身披坚甲的一万士兵更可怕”^⑨,这充分说明众幽灵带来的心理恐惧远甚于现实战争压力。此时的战场,不只是军事交锋,更成为心理战场。孤立无援的理查在战场上陷入惊恐与绝望,曾经的野心与傲慢荡然无存。他试图凭借勇猛挽回败局,却回天乏术。不过,哪怕败局已定,他所想的仍是“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⑩的挣扎求生,而非对过往罪行的忏悔,足见其心底阴影已反客为主,主宰其心理空间。最后他兵败身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综上,哈姆雷特与布鲁图斯的悲剧,是因他们始终在逃避自身意欲诉诸暴力的阴影,试图

合理化自己的杀人动机,为阴影披上正当性外衣,但幽灵的现身让这种虚伪无处遁形。麦克白与理查的悲剧,是因他们始终用杀戮与强权抑制内心阴影,试图对抗阴影,却在幽灵现身后,彻底失控,逐渐被阴影吞没。需要指出的是,四部剧中幽灵在剧终时均未出现,这意味着,主体内心的阴影此时已足够庞大,甚至可以说主体已成为阴影的化身,无需再通过幽灵这一外化载体感知自身阴影。

质言之,研究幽灵的叙事功能实为探究主体内心阴影戏剧化呈现的过程。若主体试图拒绝、逃避或抑制心底阴影,阴影便会在潜意识中不断积累、蔓延,逐渐侵蚀自我,最终以幽灵为载体,完成对主体意识的逐步解构,走向与自我不可整合的境地,主体也会被自身阴影彻底吞没。这一分析,或有助于深化对莎剧“人性复杂性”的永恒探讨,同时为莎剧的心理学分析研究提供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19ZDA2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傅光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莎士比亚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写信的人:老舍及其他》《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俗世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史剧世界》《被误读的莎士比亚》等,新译《莎士比亚全集》(已出版31部)等;康文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莎士比亚汉译研究。

①②③④⑤ [英]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傅光明译,第53、161、162、162、162页。

⑥⑦⑧⑨⑩ [英]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傅光明译,第6、7、212、219页。

⑧ 参见[瑞士]荣格:《阴影与自我》,陈东曦译,第23页。